

诗苑

原谅

□ 容浩

一湖水能够容下全部
一天不过是
一枚石子
它很快就会沉入水底

湖畔之山脚
野兽的足印早已消失
只有湖水记得
血汗的味道

那人一箭射死了一只鹿
那人自己也死去多年
湖水看见过全部
但从未眨眼

按树原谅了刀斧
我就是
那棵按树

谷雨，呼唤一抹绿

□ 何春燕

四月，辽阔的春光
漫过田埂，如闪耀的星辰
我还没从，乍暖还寒的梦中醒悟
谷雨已呼唤一抹抹绿

那么大的绿地毯
是一道风景线，铺在田野上
纷纷伸展嫩绿的叶芽
我的追逐，显山露水
啜饮着，一场酣畅淋漓

雨生百谷。万物葱茏哦
岁月的神笔，按捺不住虫鸣
通往一条条村庄的路径
乡愁总是紧紧攥着
春光充盈，便是最好的款款

谷雨的风，再一次跨越山海
敲着熟稔的节气拍子
在一抹抹绿的萦绕中
轻盈，澄明。如父母的叮咛
掠过老屋的檐角

东水竹

□ 欧家庆

它是东水山长得最放恣的植物
幽谷扎根，見證就长
通往山顶的弯曲路边
它们密集站在黄土之上
顺长的腰肢，在风中写尽娇柔

四月暮春的阳光，从翠绿叶隙间
漏下一缕缕飘动的碎光
我从车窗望去，左右峰峦都摇曳
着青翠

在亚热带山林里，春光涌动的竹海
撑开一把把烟雨里的青伞

吹进车里的风，是竹子绿色的血液
用指腹挤压，触晨露般清爽
临近一座小山村
如人背着竹料，脚步缓慢，走向
东水河畔

水声低沉，溪水撒欢
老者正以石灰腌泡新竹
水池里腾起白烟
窒息了竹子的呼吸

水碓缓缓，撞破岩层
碾断竹子的记忆
在水池静养一段时光
它们迸发出生命的原浆
从浑水里浮起，一层又一层
像缺氧浮上水面喘气的鱼群

老农用竹格，将原浆一捞起
仿佛把即将失传的造草纸术
从水淋漓里打捞出来
一块块铺展在春光之下
竹子，蜕变成一块黄手帕
又找到了春日的渡口

寂寞的水碓，仍唱着千年的歌
老者与妇人，依旧俯身
只为一张薄薄的草纸
从昔日造草纸，生活用品
到如今化作祭祀的纸钱

清明，我们跪在祖先墓前
烧了一张，又一张
黄昏

“烂头山”一名在笏朝村流传数百年，它不仅是一座山的称呼，更是一段历史、一份情怀

心中永远的“烂头山”

□ 陈庆云 陈慧娟

在阳东区雅韶镇笏朝村的东边，矗立着一座让乡亲魂牵梦绕的山——“烂头山”。它没有巍峨名山的盛名，却以独特的形貌、悠远的传说、厚重的红色记忆，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笏朝儿女的心间。这座山，见证了村庄几百年的风雨，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愁，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在我们心中，它永远是家乡可亲可近的“烂头山”。

笏朝村始建于明代，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一面环山，三面环水，那龙河支流蜿蜒环绕，与连片稻田相映成趣，构成天然秀美的田园画卷，自古便有“粤地名村第一，阳江胜景无双”的美誉。村东有鸡冠山、犁壁山，北有马山、崖鹰山，群峰环抱，绿水相依，既造就了独特的地理格局，也涵养了笏朝人坚韧质朴、重义崇礼的精神气质。在这一众山峦之中，最让人牵挂、最让人难忘的，便是“烂头山”。

“烂头山”的史籍名称为鸡冠山，其由来有据可考。村中原来有一座笏朝庙，庙门两边有一副流传久远的楹联：“庙貌巍峨秀毓鸡冠马岭，王恩浩荡波流鹤颈龙湾”。联中“鸡冠马岭”四字，明确记载了鸡冠山与马山同为村中重要的地理标识，是与村庄历史相伴相生的文化符号。尽管其古名为鸡冠山，但在笏朝村数百年的口耳相

传中，乡亲们始终称之为“烂头山”。这个称谓看似有点野性，朴实无华，却是祖辈代代相传、绵延数百年的乡土记忆，是刻进岁月里、融入生活中的亲切称谓，早已成为不可替代、不可割舍的文化符号。

“烂头山”海拔约275米，在丘陵平原间拔地而起，气势雄奇。山顶怪石嶙峋，岩壁陡峭，山石裸露，石中有石，留下了几段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相传远古时期，“烂头山”与崖鹰山相互争高竞赛，互不相让，都想成为群峰之首。“烂头山”拼命往上生长，越长越高，欲与天公试比高，不留神竟戳破了正在天上打瞌睡的雷公的裤裆。雷公又痛又怒，顿时大发雷霆，一时间电闪雷鸣，地动山摇，他举起雷斧狠狠劈下，将疯长的“烂头山”劈去一截，形成山顶一片怪石嶙峋的模样。

据说，“烂头山”原本是一座古老的火山。千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历经漫长的地壳运动与沧海桑田，火山沉寂，海水退去，才形成了如今的山峦。山上随处可见的岩石与圆润的鹅卵石，便是远古海洋留下的印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变迁。

更有神话相传，八仙之中的吕洞宾与何仙姑云游天下时，被“烂头山”的灵秀风光吸引，曾经在此

驻足休憩。他们在山脚下的一块形似棺材的大石板上留下仙人足迹，为这座山增添了几分仙气与传奇色彩。种种传说，寄托着村民对山川的敬畏与热爱，让“烂头山”更具灵气与神韵。

对于我们这一辈笏朝人来说，“烂头山”见证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成长记忆。小学五六年级时，老师带领我们第一次攀登“烂头山”。山路崎岖，怪石遍布，我们拾级而上，登顶远眺，整个笏朝尽收眼底，田园如锦，河水如带，那份少年意气与乡土自豪，至今仍清晰铭记。2012年10月23日重阳佳节，我们一群年过六旬的老同学相约重登“烂头山”。岁月虽让步履不再轻快，但登临故山，回望故园，心中满是温情与感慨。“烂头山”见证了我们的童年，承载了我们的青春，更安放了我们最深的乡愁。

“烂头山”坚韧不屈、巍然挺立的精神品格，与笏朝村光荣的革命历史一脉相承。

笏朝村是远近闻名的革命老区，阳江党史著名的“棚仔会议”就是在距离“烂头山”不远的棚仔（龙湾村）秘密召开的，工委书记张靖宇主持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议，两阳地下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去。早在1940年初，中共地下党组织便在笏朝小学建立地下党支部，以校园

为阵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在澜阳大地播下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笏朝村抗日烈士陈书云带领联防队员抗击从北津港登陆的日本侵略者，壮烈牺牲，用热血守护家园。解放战争时期，笏朝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阳江县第一个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抗征会，带头反抗国民党当局的“三征”暴政，带动了全县的反“三征”运动，为当地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烂头山”静静矗立，如同忠诚的卫士，守护着革命志士，见证烽火岁月中的坚守与担当。山石之坚，恰似先烈风骨；山峰之稳，正如信仰之光，“烂头山”因此成为笏朝红色精神的象征。

历经百年沧桑，笏朝村在新时代展示崭新面貌。如今的笏朝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乡风文明，宜居宜业，是远近闻名的美食村，是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省级美丽庭院特色村、省级旅游特色村。村内道路通畅，庭院雅致，古村换新颜，处处展现蓬勃生机。笏朝村自古文风昌盛、人杰地灵，历朝历代人才辈出，专家学者、党政干部遍布各地，在各行各业为家乡争光。

去年底，有关部门曾经提议将“烂头山”更名为宝冠山，后在征求当地群众意见后暂停了更名工作，也有人

在网上建议改名为宝顶山、鼋宝山、鼋峰山、鼋冠山等等。名称之变看似小事，实则关乎历史传承、乡土情感与文化根脉。“烂头山”一名在笏朝村已流传数百年，它不仅是一座山的称呼，更是一段历史、一种记忆、一份情怀、一种传承。名字或许朴素，却承载着祖辈的口述历史、村民的共同记忆与村落的文化认同。品读这些新山名，看似文雅，实则容易割裂历史延续，淡化乡土情感，抹去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

不管名称怎么改、地图怎么换，如今的“烂头山”已不再“烂头”。近年来阳东区开展绿化美化，种下的树木与藤萝已将烂头山顶昔日裸露的山石基本覆盖，怪石嶙峋的景象已然不见。去年的一场意外，“烂头山”上的草木被烧，如今又逐渐复绿。鸡冠山是它的史籍之名，“烂头山”却是我们真正的心灵归宿。这座山，有自然之奇，有传说之韵，有红色之魂，更有乡愁之重，历经风雨而挺立，承载岁月而不朽。

对于每一位笏朝儿女而言，“烂头山”不只是一座自然山峦，更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文化图腾、一份刻在血脉里的归属感。任凭时代变迁、名号更迭，在我们心中，它永远是“烂头山”。这份记忆不会褪色，这份情怀不会改变。

我总觉得，下一秒巷口就会传来一声清脆的“叮铃”，然后便是父亲亮堂的叫喊：“来信咯——”

车铃声摇过的岁月

□ 李晓明

去年深秋，我帮父亲收拾院子，又看见了那辆绿色的邮政二八大杠。

它斜靠在荔枝树下，墨绿的车架覆了一层薄薄的锈红，黑色的车座，被光阴磨出了一块包浆似的温润亮光。父亲正拿一块棉布，仔细地擦拭着。先擦车把，再擦大梁，最后蹲下来给链条上油。父亲说，这辆车是1979年春天他刚当上义务邮递员时，邮局配发给他的。

夕阳西下，父亲将整理好的报纸、信件装进绿色邮包，牢牢绑在车后座。拍了拍后座说：“上车吧。”我爬上后座，紧紧抓住邮包边缘，身体随着土路上的小坑洼轻轻晃动。父亲摇响车铃，在巷口巷尾高声喊着收件人的名字，声音穿过稻田，越过山坳。

村庄的灯火一盏盏次第亮起来。有人从灶屋匆匆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不识字的阿婆总是等父亲念完儿子写给她的信之后，才把信纸紧紧贴在胸口捂上一会。父亲从不催促，一脚踏地，等她将信折好，才又摇响车铃，慢慢蹬远。

最难忘的是冬天的一个雨夜。山里下雨，又急又猛，敲在瓦片上“啪啪”作响。父亲刚一进门，邮局的人就追了上来，说二叔公在邮局有个加急电报。他没多说什么，穿了一件褪色的雨衣，推着车走进雨里。

山路泥泞，走不动就下车推行，一直护着怀中的邮包。狂风把雨衣吹起，雨水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雨衣被风掀起又按下，父亲从没弯过腰。

后来听母亲说，那天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已是深夜了。雨靴里倒出了半碗泥水，裤腿卷到大腿根处，小腿上有一道伤口，他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换下湿透的衣服，父亲坐在灶边烤火，轻声说：“电报发出去了。”

二叔公后来告诉我，那天开门时，父亲全身湿透站在雨里，怀里的电报用塑料袋裹着。父亲不肯进屋，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二叔公在门槛上站了很久很久。每逢过春节，乡亲们都会偷偷地送一些礼物来。一年中秋，三爷拄着拐杖送来了月饼，一层又一层，包得很是紧实。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这么多年，家里的信报从没有延误过，这份情，记在心里。父亲从屋里拿出几块糖塞进三爷兜里。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门槛上看着明月，默默地抽烟。烟雾散在月光里，淡淡的，我猜，他大概是觉得，跑跑腿就能换来这么重的心意，受之有愧吧。

我上初中时，电话装到了村子里，后来手机也走进了每家每户，很少有人再在黄昏时分守着那清脆的车铃声了。二八大杠闲着了，静静地停在院角，也留在了过去的岁月中。我站在院子里看着父亲，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山间泥泞小路上蹒跚的身影。车里除了报纸、信件，还有什么吗？或许，是村庄对未来的期许，以及一代人渐渐远去的背影。

父亲擦完车，站起来捶了捶腰，阳光从荔枝叶的缝隙漏下来，落在那只哑了的铃铛上。院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锈迹在空中剥落的声音。我恍惚了一下——总觉得下一秒，巷口就会传来一声清脆的“叮铃”，然后便是父亲那一声亮堂的叫喊：“来信咯——”



佳作欣赏

春山旋律摄影 徐渭明

走在归途的山路上，扁担两头挑着的是老同们馈赠的美食，更是壮家沉甸甸的情谊

三月三，壮瑶情深访老同

□ 班爱香

小时候总觉得，三月三的甜，是父亲用一担茶叶换来的秘密。长大后才明白，那扁担挑起的，从来不只是山货，而是大山的情谊，连同我整个童年的温暖。

我是土生土长的布努瑶人，家住桂西北的大石山区，家乡九分石头一分土，土地贫瘠得连庄稼都难扎根。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小碗白花花的大米饭。端午的粽子、过年的大粽，只在大人的念叨里听过模样，从来没见过是什么滋味。唯独三月三的五色糯米饭，父母总会变着法子满足我们的馋念。

三月三能吃五色糯米饭，全靠勤劳的父亲。自打记事起，每年三月三前，父亲就像不知疲倦的蜜蜂，每天风雨无阻地上山采茶叶，然后拿去街上换现成的糯米饭回来。因为有父亲在，每年三月三，我们比任何一个节日都过得快乐。一天晚上，父亲从山上采茶叶回来。母亲对他说：“你山外的老同捎话来了，叫我们今年带着孩子们，去他家过三月三。”

那时村里的老人，在山外多交有壮族朋友，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简称“老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老同们经常互相走动往来。

老同盛情邀请，不好推辞。父亲决定，上山摘来的茶叶不拿去卖了，全部留下来送给老同。

节日前的那个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细心整理茶叶，一扎扎地捆绑好。为了不耽误生产队的工作，

父亲说，留两个哥、两个姐在家和母亲做工。弟弟还小去不了，那么第二天去老同家的就是我和父亲了。

终于能到大山外面看看，我欢喜雀跃。三月三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换上二姐留下的已泛白的一件花衣服，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解放鞋，背上一个水壶，高兴地和我父亲出门了。

清晨，躲在深山的太阳穿破云雾，将温暖的金晖洒向大地。枝桠间的山雀忽然振翅而起，清亮的啼鸣掠过山谷，仿佛在为我即将启程欢唱。我兴奋地跑在前面，父亲挑着装满茶叶、山豆、蜂蜜、火麻籽、南瓜等特产的担子，稳健地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翻过几座大山、穿越几片密林，终于来到老同家。

山外老同的家，坐落在平地上一个小村庄。村头有条清澈的小河蜿蜒而过，一栋栋整齐漂亮的砖瓦房，被绿油油的稻田簇拥着，篱笆边的鸡鸭正悠闲踱步。整座村庄就像一幅春意盎然的山水画。

父亲挑着竹篓还没迈进院门，老同和邻居们就喧闹起来，纷纷过来嘘寒问暖。腼腆的我，不敢开口说壮话，只是攥紧父亲的衣角，用点头或摇头回应他们亲切的问候。

父亲带来的茶叶，老同给自己留一半，剩下的挨家挨户送给邻居，又给每家送了些山豆、火麻籽。手握这些在平地上难得一见的山货，他们仿佛捧着世间最珍贵的礼物！

炊烟升起，各家各户饭菜飘香。开饭时，邻居们都过来拉着我和父

亲去他们家一同进餐，但我们没有去。难得来一趟老同家，哪能错过这美好的相聚时光呢。

老同家的饭桌上摆满了各种美食，有鸡肉、鸭肉、鹅肉、腊肉、五色糯米饭，还有我从没见过过的鱼、虾等。吃饭时，老同一家人不停地给我和父亲夹菜。羞答答的我受宠若惊，备受感动。

老同和父亲边吃边聊，邻居的大人们吃饱了也陆续过来坐在饭桌边，和父亲拉家常。从生产队的工作谈到家庭的情况，从旧时生活谈到眼前的收入，他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吃完午饭，老同领着我和父亲，在他的田间地头走了一圈。屋前平阔的稻田里，绿油油的禾苗在微风里漾起翠浪；小溪边，一群群鸭鹅在水面欢快地游来游去；屋后菜园里，嫩生生的南瓜苗，缠绕着爬上竹篱笆，挺拔的玉米经风一吹，翠叶沙沙作响。望着老同家这番生机勃勃的景象，我满心羡慕。走过田边，心里暗想：要是我家也有这么一块田，那该多好啊！

时间不早了，我和父亲准备返程。老同送给我们十几斤五色糯米饭和几个五色鸡蛋，又特意包了两个鸭蛋，让我带回家给弟弟尝。最惊喜的是，老同家的姐姐送我两件漂亮的靛蓝碎花衣，还有几个吊着银铃铛的五彩网兜，装着熟鸭蛋，轻轻摇晃，就像是唱歌的小月亮。得知我们要返回，邻居们纷纷

从家里捧出自家做的糯米饭，用芭蕉叶裹着放到父亲的竹篓里，还塞给我已经煮熟的五色鸡蛋。几位阿婆颤巍巍地提来几斤大米，笑着叮嘱：“带回去熬粥煮着哩！”

老老少少簇拥着把我们送到村口老榕树下。壮家阿伯拍着父亲的肩膀：“兄弟，回去上山砍柴、下地干活，要注意安全。”阿婆们轮流摸着我的头，往我兜里塞几个小硬币：“下回跟阿爸再来，我们给你烤竹筒饭吃哦！”我攥着兜里响当当的小硬币，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离开村头走出好远，我回头一望，村口老榕树下的他们，还站在原地目送着我们。

父亲来时是一担，别时又是一担。走在归途的山路上，扁担两头挑着的是老同们馈赠的美食，更是壮家沉甸甸的情谊。我胸前挂着的鸭蛋串，在暮色中闪烁着细碎的光芒。温热的蛋壳贴着胸口，我忽然明白：父亲挑回的何止是礼物，分明是民族团结的种子！壮家阿姐挂在我颈间的五色蛋串，系住的不仅是乡土风情，更是壮瑶人民水乳交融的坚实纽带，是民族友爱的温暖见证。

长大后我去远方读书，走访老同的机会愈来愈少，可那年三月三亲历的壮瑶两族的点滴情谊，如星辰在记忆里闪烁，恰似红水河的浪花，把团结精神刻进时光深处。纵使山高水长，千年月光依旧流淌在壮山山坳，愿这轮明月永远见证我们对传统的守望。